

天狼星

刊詩期二第

版出日十二月一十年五七九一

輯專詩代理與說小俠武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還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流光輝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畫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微喟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約稿

- 一、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詩創作、譯詩、詩論、詩推介等作品。
- 二、暫無稿酬。
- 三、如須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 四、編者有刪改權，不顧者請於稿末聲明。
。（特約稿不在此限）
- 五、本刊尤歡迎對現代詩有建設性的批評文章，以及對本刊批評的文章，以書信方式寫出亦可。

出版者：天狼星詩社

臺北編輯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四〇巷十四弄三十號
之四樓

本期編輯：周清嘯

零 售：每本17元

每年四期50元

（天狼星詩社綠洲期刊改版第三十三期）

目錄

送給
學生
看

黃
石
印
鑄

64
12
2

- | | | |
|-------|-----|--------------|
| 1 | 溫瑞安 | ■ 雪地之戰 |
| 4 | 方競真 | ■ 盈袖 |
| 5 | 韓 李 | ■ 暗香十行 |
| 6 | 黃晉星 | ■ 覓 |
| 7 | 周清嘯 | ■ 懺悔 |
| 8 | 苦 苓 | ■ 海市蜃樓集 |
| 9 | 廖雁平 | ■ 無歌 |
| 9 | 賴敬文 | ■ 河語 |
| 10 | 林淇濤 | ■ 酒后 小舟 |
| 11 | 溫瑞安 | ■ 末戀 |
| 12 | 張瑞星 | ■ 無聲之歌裡的一襲倒影 |
| 13 | 詹 濟 | ■ 虎爪 |
| 14 | 溫任平 | ■ 白屋 |
| 15 | 本 社 | ■ 天狼星紀事(二) |
| 16 | 吳啓銘 | ■ 流螢 |
| 17 | 殷乘風 | ■ 問 |
| 18 | 鄭榮香 | ■ 祈禱 |
| 18 | 陳月葉 | ■ 遙寄 |
| 19 | 藍 薇 | ■ 酒後 |
| 20 | 冬 竹 | ■ 天狼星 |
| 10 | 張肇做 | ■ 苦行僧 |
| 21 | 沈穿心 | ■ 絶筆 |
| 21 | 陳炳元 | ■ 火車 |
| 22 | 黃海明 | ■ 戀歌 |
| 22 | 鄧亞榮 | ■ 醫 |
| 23—35 | 綠洲社 | ■ 武俠小說與現代詩專輯 |
| 36 | 周清嘯 | ■ 敘意和說明 |

江
長
短
論

雪地之戰

溫瑞安

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九日，學術界鉅人胡適博士曾在世界新聞學校講「新聞記者的修養」，其中有提到：當時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胡適博士主張要多看偵探小說，因為偵探小說同時也是學習使用科學方法的最好訓練。胡先生的言論是針對當時應有為人「辯冤白謗」的精神，實際上這是從胡先生的懷疑與假設之思想蛻化出來的。而今我們距離胡先生那大時代已一十六年了，距離五四更遠……在這些年光裏，我們的學者開始整理出我們自己的學識來，許多名家的話，重新被研究、懷疑、整理，這種重認只使到我們更接近真理，更對當時學人尊敬，以及對那大時代感到震懾。這是個重整和重認的時代。許多的話，當時可以那麼說，經過若干年再說，就未必是一定對的了。偵探小說的問題，因為我們辦這份是詩刊，所以暫且撇開不談，我們想談的是：武俠小說是不是毫無價值可言呢？要研究這一項問題，得先注意「武俠」這門東西的份量足不足夠我們去談呢？它又與現代詩有何關係？

目下現代詩壇有三大變更，第一是意象語言由濃密繁複轉而單調齊整，第二是從現代劇烈的撲火轉而向傳統溫婉的回歸。第三是武俠走入詩壇。我在這裏只列出這三項，我希望這些研究都有人肯去發掘，肯去研究；因為從新詩走向現代詩這一段歷程裏，這個轉向回歸動機，如果不是現代詩史上重要的一筆，也應是頗具意義的一筆。

「武俠」走入現代詩由近年始，迄今已有了份不薄弱的力量。我拿手邊最近看到的刊物來統計一下，跟「武俠」有關的詩，就有：「藍星」詩刊新四號（九月出版），天洛「戰事外二首：勁草／斷旗」、陳剛「菊花與怒劍」、李留平「賭徒與銀客」、溫瑞安「俠客行」；「龍族」十四號（四月）：溫任平「水月」、溫瑞安「詩贈」、黃昏星「山水」、摩夫「銅劍與紙鶴」；「草根」第六期（十月）：溫瑞安「飛花」、周清嘯「最後的旅客」；

：舌客「某國衛師」、溫瑞安「欲臨」；「創世紀」四十一期（七月）：吳望堯「雌雄劍」、淡墨「太極參譜」、商略「畫虎篇」、尹凡「飄雷」、洛夫「煮酒四論」；「也許」三期（十月）：文見青「獨不見」；「天狼星詩刊」創刊號（八月）：貢首詩、黃昏星「都是歌語」、殷乘風「賣唱的老人」、張肇「破落的江岸」；「詩人季刊」三期（九月）：掌衫「出招」；「笠」六十九期（十月）：曾貴海「出擊」；「葡萄園」五十三期（七月）：靈歌「獻身」、陳家帶「傾國」；「秋水」八期（十月）：林淇濤的「雷的微笑」；還有不是純詩刊的文藝刊物如：「中華文藝」五十七期（十一月）：羅青「江湖含恨客」、陳寧貴「大鵬之歌」、溫瑞安「琴聲記」、陳家帶「請乘南風」、苦苓「年輪」；「幼獅文藝」二六一期（九月）：溫瑞安「袈裟」；「中外文學」四十一期（十月）：龍青「詩二首」。近日出版的三本詩集：溫瑞安的「將軍令」（八月）、羅青的「神州豪俠傳」（九月）及苦苓的「李白的夢魘」（十月）竟無不是具有相當濃的武俠味詩集。尤以羅青的「神州豪俠傳」，根本就是一本武俠詩。

上面所列的所謂「武俠詩」，並不一定是「武俠詩」，原因有二：第一，作者本身或其他讀者可能不同意，因為「武俠詩」還不是一個學術上的專有名詞，什麼才是「武俠詩」，什麼不是「武俠詩」，衆說紛異，所以更需要人來作一番介說、整理、研究的必要。第二，上述的「武俠詩」，不一定全是「武俠詩」，有些有武無俠，有些有俠無武，究竟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是不是武俠詩？現在寫一場對決的詩很多，究竟那算不算是武俠詩？好的還是壞的？又或激越豪壯、意興遄飛的才是武俠詩？這一點尚無定論。不過武俠詩要只是拿刀拿劍的書生，那跟武俠電影沒什麼兩樣，流行一時便過去了。武俠詩應該不是那麼淺薄的，但怎樣才是有深度的武俠詩呢？這又要有人從事探索，才能給予結論。

從上面所列，大家便可以知道，在同一個時期的刊物裏，這一類武俠詩所佔份量之廣。（更有甚者是「新古典現代詩」，這姑且延後再論）幾乎是無孔不入的，既然它已存在這個詩壇上，而武俠又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我們就應該發掘它、正視它、研究它，如果它是一株毒草，就應該根除它、消滅它、排斥它，而不是避而不理，因為我們這時代的文學理應由我們這時代的人去發掘與整理，更為恰當，而不是留給後世的人來認定，或給別國的人來重認我們固有的文化傳統；於是，那是我們自己的民族缺乏自信，不能決斷。胡適博士對武俠小說的評語，到今天還確實對嗎？我們既不能無視這「武俠」復興於中國詩壇的傾向，（其實「武俠」迄今也同時走入散文家的筆下，在這方面數量亦是驚人的。）所以我們不惜以抱磚引玉的心情來討論它，更希望討論它的人，都能以一種超然、客觀、同情和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它，不要因喜歡它而竭力收集對它有利的資料，反之亦然。這一次的「武俠與

現代詩」座談會，由是誕生，應限於篇幅，只能刊小量的部份。主持這次座談的是周清嘯同志，一切稿件由他裁奪。

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神鵰俠侶」中，有一幕主角楊過目睹在風雪漫天地的一個雪夜裏，一所莊稼茅房內，一位道行高深的和尚一燈大師（「南帝」）設法感化一名已殺人無數，但圖悔改而拜其門下的高人（「鐵掌水上漂」），這人一身白衣，自己給自己銬上重鎖，但常禁不住殺戮的衝動，一黑一白兩人，於是在雪地上起善惡間的衝突，直至一燈以身證佛，被擊重傷。這一場雪地上的萬測，具有無盡的象徵。這一燈大師的出現，就很有鐵起的「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的味道。維摩經裏云：「有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天一菩薩開導千會衆生，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於道意亦不減盡。是名無盡燈。」可是這雪地上的善惡之爭，最後是以血解決的，但最大的「動作」還是內心的衝突，也許它最好的象徵，就是武俠小說或武俠詩本身，往對的地方飛躍還是往錯的地方陷落。對中國文學是罪人還是善人，還是有待於那一場雪地衝突後的結局。那麼能不能讓我們的批評家作為一燈，與要引導「水上漂」陷於仇殺的「裘千尺」作一番力戰，當雪止息後，也許血會帶來確實的訊息，然後讓雪洗滌一切……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稿

天狼星叢書

(1) 大馬詩選

（溫任平主編）：大馬中文詩壇十幾年來第一本詩選集，收入大馬廿七位詩人共百餘首現代詩，讀此書可明瞭大馬中文詩的過去和未來趨向。每本售價貳十元。

(2) 將軍令

：溫瑞安第一本詩集，僅用黑白二色設計，古意盎然，令人想起古代的樸真。全集分為六輯，第六輯「圖騰」之第一部份皆是百行以上的長詩，為詩壇掀起新的霞彩。每本售價四十元。擬購買者請將書款用匯票掛號寄至：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四〇巷十四弄三十號四樓（既本社臺北編輯部）方娥真收。

盈袖

——真城方——

總是在最迷玄的時候
夜和往常不同了

在那明滅的窗與燈之間

我寫詩約你來

詩成在焚化的火光中
是一陣陣盈袖的暗香

但願長爲俠骨裏的碧血

你說得多麼感嘆

你話得多麼惆悵

感嘆那有時盡的英雄
惆悵那有時滅的麗人

許多午夜 午夜夢迴
他們能否化爲再生的蝴蝶

我是暗香裏的襲人

在花園的掩映中彈琴

你翻牆過來會我

不止是琴棋詩書畫的書生

更是肝膽照人的劍客

依然是儒雅的步履

依然是斜飛入鬢的劍眉

我忍不住要彈琴給你聽
從千萬年到萬千年
我忍不住日夜思念你
沒有高山流水
你怎能尋訪到我

你總是沒有天涯海角
是那無終無止的大自然

我不敢獨自神遊

你那遼闊的江山

我只是那自然中時常驚悸

你便開始了我們的起誓
把酒明月話黃昏

昏黃裏的青山

但願長爲紅牘中人

時常喜悅和憂愁的小女兒

我歌給你聽

我笑給你看

但我是否讓你最愛寵

你漢神在琴聲中

為我建築高聳入雲的亭臺樓閣

亭臺樓閣依舊

雕欄玉砌雖猶在

上樓的人來不來

樓頭的女子能相守

不能相守的是消失的容顏

誓言也有海枯石爛時

你若不能在下一次來約會

樓頭的香魂化不了碧血

化不了蝴蝶

暗香行

韓

季

據說打著太白遺風旗號的酒肆

賣有微醺的黃昏

雨後，你帶來一壺酒

我用山城的蒼茫迎著你

穿過多風的長廊，我們

在庭院配著冷凝的荷葉淺酌

你對襟的藍衫是一種季節

有點冷。我坐在青石

階上，雖是溫熱的酒却只

點燃眸中的睡意

覓

▽黃昏星△

飛飄的雨絲若不落地便成江流

所有流動的東西都會在它們的將來遺忘自己
我常在深夜裡想起一些美麗的詩篇

等着在無憑的唯一憑籍底口岸說與你聽

守候的人不知道守候是什麼

等到知道悲哀之後

打更的人爲自己強唱一曲新詞

像遺失一雙潮濕的破草鞋

期待春天一雙手把它拾起

真的不要天天在水中看着影子的迷失

而我的迷失却在現實的環境中

若不是因水中之影子永離我而去

我是回來了，回來的我在你的窗前

吟咏一篇詩中的佳句

唱唱寂寞也是那麼美好

當我們在同一個情節想念同樣一件事

啊是不是我已經很久沒有神傷過了

雨的夜中沒有任一個交談的人

每一個思念都是每一句說完未完的話

十月，使我盲目的淚眼惻惻難眠

恨無法在割離的反面見你一眼

見你一眼都是凝住，都是

神采飛揚，飛揚中飛來一隻蝶影

若不是詩篇都完成了

定當有人把那長短的新詞唱了再唱

我牽掛着我底無情在你有情的夢中相遇

城長萬里，仰首看見路遠和海灘

雪風飄飄，飄飄的風雪一直飄下來

我們是好幾世紀前的一對姻緣

在溫馨以外寒冷以外的一間小屋裡
默默地唱着祈禱和祝福底歌

懺悔

母先憶

周清嘯

記不起什麼時候開始了

頻頻投向郊野的天色和陽光

自然的綠山，自然的綠水

當雁羣在收割後的藍田中排開

又可曾留下飛掠後的痕跡？

這使我在郊道上想起

而兩旁的菜園

那揮鋤彎腰的農婦

一下一下，打入眼中印進腦中

多麼熟悉的，您那姿態

在屋後的菜園中，我就站在牆角

看您把土翻成黑色的泥

當時只知道手中的糖果很甜

和您那親切望我的笑

突然自模糊中您在我眼前出現

招着手，喊着我的小名

還是那身深藍的粗布衣，在巷口

有時，我躺在另一座牆後

讓您殷切地盼，焦急地等

才自身後走出來嚇您一跳

以爲那是很好玩的遊戲

現在，彷彿是久別歸鄉的遊兒

回到古老的家，燈火殘稀中

您已蒼老，仍坐在廳中

和香燭後照片中的父親對視

是在交談着您們的語言？

竟是那麼殘酷和悲傷的事

我對您，唯有童年的愚昧

不能替您分擔一點悲絕、苦難

仍在無知中玩着那黯淡的時光

您在流淚，我在嬉笑

不在意您看着我那深深的眼光

——苓 苦 ——

有時看您仍不斷地對着父親掉淚
才以淡然對您：

「媽媽，不要哭吧！」

熟悉的是那農婦的揮鋤
我驚醒驚醒再驚醒

您怎會在面前賊我呢？

或者您和父親正在過著
另一種甜蜜的生活

此時才渴求和您相處永久

才機悔着八年前

不會分擔您的悲傷和苦難
不能體會您那深深的眼光

海市蜃樓集

(1-3)

1.

若於東漢應是戊辛擊打三更的時分了
我在和扇中古畫的女子織緜的夢裡然

一簷新月竟然遞進一縷水晶般調等的樂音

想是入寢前忘了闔起牀頭的一卷聊齋罷

遙然坐起開燈我驚見我的古箏長出一雙纖手

正在那兒輕俏著自彈自唱呢
「漢宮秋月……」

我在苦旱的沙漠裡行走艱困

辛苦釀製的汗水未落地即已成烟

燃火的巨輪在赤紅的空中逐漸揮發成氣

此時眼前忽然發見一片水草綠地
有駝馬的鈴鐺聲輕響在微風

當然知覺是一種幻景我拒絕走近

於是我餓渴而死（救命！）

一口紅紫烈馬達達走近初曉的渡口

歌無雁平►

當我沮喪時

請為我唱一闋歡歌

悠柔輕慢

如行雲

牽引我入夢鄉

當我憤怒時

萬莫擾勞我
讓我躺臥於靜室

回憶你的微笑
那麼單純可愛

儘管以後我們會否

再次相逢

偶然我會想起
我們曾互相莞爾過

那麼信任可靠

當我留連忘返時

二胡子可否急拉
一曲調子

低沉緩慢

如呦鳴
催促我思念

凡是雲都愛流浪且無情

唯有你的心早已繫於古松軀上

河話

賴敬文

我一扭腰

便抓住了兩岸的堤牆
還有洗衣婦們手中的羅綾

還有自己的舞蹈

很容易把自己引入大海

你知道的，大海就在門外
那扇門，不常打開

一朝打開了，我的腰

便扭得比誰都急

我的名字，美得像我懷中的羣魚

你過橋來，你當記起它

不過我一扭腰，全身便

急送前衝，一哩又一哩的

一朝衝出了河口，你便

再也記不住我姓啥名誰啦

首兩品作漿淇林

酒后

和雲們的家族來往，和藍天交契
昨夜酒后，燈火，在簷下燃起

余在午夜時刻伴著濃霧哭泣
酒店的燈暈早已燃起

當昇騰的雲煙環繞余

和星輝對視的眼眸，余乃
化爲奔向海灘的殞石，在天際流離

余是花間酒客，被夢囈磨蝕了的

企冀於孔雀的展屏，曇花的氣息

余是花間騷人，不耐於等待的

歌者，只要有燃燈，只要濃濃的靜謐
便可昂揚地引頸，豪邁地吐噦

而樓閣不在。那雕樑、那畫棟、那悲哀

以及莊嚴的阿房已自歷史的書頁中逃逸
余從被蛀蝕的經典裡找出秦皇的秘密

原來所謂繁華，所謂富足，所謂炫麗
只是染著凋紅殘顏的青衫一襲

呵呵！余寧爲山中松柏、傲岸地

伴那孤獨的梅，結臚而居

呵呵！余寧爲蒼然谷嶽，默默地

舟子

裸露一如患者

余在冬日海灘飄飄的裙下引吭高歌
昔年的春景

就像你眼中熠熠的星光閃爍

驅馳萍水萬里，余是過客

在每個日落的港埠，余的足跡漂泊

而揚帆的號聲

滴滴答答地催促余倦航的旅程遼闊

余非歸人，載雲載霧地尋覓搭燈的柔弱

余非歸人，暗礁風浪向余望鄉的帆檣折磨

余只是獨釣寒江的舟子

黃昏已重，酒樽已空，而青苔滿船

罷了罷了，眼前的孤鶩早隨霞落

千帆望斷，彼岸猿聲蕭索

余掛起一盞燈，歎乃歎乃地

要從你未應的塔前划過

安 瑞 溫 ◇

未 戀

你知不知道末戀就是最後的相愛呢？

末戀是彼此携着手
向昏黃而無人的沙灘
遠遠地走去

而你在黃昏裏唱過歌，夜晚還唱不唱？

深夜苦悶地起牀寫詩總是少年的事

黃昏是一座永遠的門
在兩個世界之間半開半閉

而萬一門開了，瞥見那

陽春白雪時唱的歌

你的少年像一路洒過去的春雨

多少滴第一項的唇

輕吻在鏡面一般的水塘上

初戀永遠使中年江南

而門將閉未閉時，你彷彿看見
那水仙般的少女，像鴨子一般
春風吹的綠水塘上嫋嫋划過

永遠是初戀的情懷

但雙鬢髮白，你最想誰？

你像憂愁的雙眉，不易睜開
而千山萬水，時光荏苒

這昭華老去裏，誰是你
最後的一位

羅衣上究竟是樹影

隱約斑斑，還是淚影？

最初的燃雪，最後的燐香

末戀是不是點一支蠟燭
隔着微明，彼此相望

帶着淚光

而末戀的意思是說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雖然沙灘無人，雖然不再驚濤駭浪

與你所初愛的人最後地走下去是幸福的

每次可以想起許多初戀

曾經在雨中，曾經在傘下

曾經耳中、手中、心中……

最后還是沙灘上

吹吹口哨，也成一首歌

像第一次發現歌好聽時

曾經要每次相聚，學好一首歌……

那麼末戀最落魄的身世便是

愛得真誠，愛得凝神

愛得凝注她素手輕攬的勾匙

愛得在火車廂中對坐

甚至戀上映在明麗玻璃窗上微微的倒影

那麼歷盡風霜而仍小小的清新的素描

遠山的雙眉，綠水的秀額

你的深愛是近乎痛楚的愛憐

窗外遠處永遠是輕描淡寫的綠水青山

窗內近處永遠是濃得無法轉移的深情

如果一切都沒有發生就當它是等待的小舟吧

如果一切都發生了就讓它是不變的青山吧

當日落的時候，你靜靜地在沙灘上走過

在你身旁的，仍是那位

未戀的末戀人

• 稿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 •

無聲之歌裏的一襲倒影

——向溫瑞安致意

綠鳥轟然飛越之聲依稀

蒼勁的題字那麼古典又輝煌地印着 星期六早晨 鈴聲飄響後

一海的壯麗底金陽 每一顆心都是一朵盛綻的花卉 每

一朵花都盈潤沸騰底熱血。

再陌生也是熟悉的 當我們在信箋末上端握手 流

過一個絕響的信念裡浮起的是那座寂寥的江湖 我在

無歌的後巷 孤守再寒的月也是暖的。

星期六早晨 鈴聲飄響後 寂寞而激昂底笑聲 烟

鳥轟然飛越之聲 依稀 在我無聲的歌裡 倒影

綠

張瑞星

(七五·九·廿七·關丹)

虎爪

□詹澈□

十年前師父躍起一棵樹的半身高
想要握碎那片秋天傷凋的小落叶
却只抓起一張留有指痕的
樹皮

十年後通往景陽岡的那條小路邊
小路邊的一家酒店旁
那棵樹又貼上

縣令

過路的我看在眼裡笑在心裡

揮手一撕

山邊一顆

落日

落日突然一落落成暗綠的山影
山風猛然一吹吹出冷冷的虎嘯



輕輕一喘，十年已過
畫了十年後才功成的那隻虎曰蹲踞樹下禪定
師父也盤坐在虎皮上握碎了那片
落叶

白屋

溫任平

教完那課馬來班頓（Malay Pantun），要學生們也用類似的技巧習作。一共四句，第一、第二句爲襯托比喩，第三、四句爲題旨意涵。爲了讓大家較能自由發揮，我告訴他們可以寫超過四句，這要看那首詩是否有這個需要予以擴充與發展，唯無論長短，都必須於半個小時內交稿。交代清楚之後，耳際隱約聽到班上的學生在細聲埋怨，說老師今天不知怎麼啦逼大家寫詩不寫不懂會不會處罰，我不管這些，半個小時之後，我把所有的詩作都收了回來，不管完成的或尚未完成的。

一首一首詩翻過去，我發現用「蔚藍的天空」爲起句的竟然有十多人！不禁駭然。其他也有不少是用「蔚藍的海面」「一朶朶的浮雲」爲引起的，天空、海面、浮雲色彩都是憂鬱的藍，藍得化不開。散文分行有「暮色低垂下／個個農夫踏上歸程」。拖着一條頑星的光亮尾巴的有「不管風吹雨打／我們仍然向前勇敢地邁着前進的步伐！」「海上的風浪很大／但是無畏的船並不害怕！」前者語句仍嫌拖沓，後者已曉押韻，頗得「口號詩」神髓，將來可能是貼大字報的人才。可惜口號詩者，只有口號，沒有詩質，在大眾傳播學上效用可能很大，在藝術上却站不住腳。其中只有一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詩，題目爲「白屋」，作者是十三歲的林秋月：

這是一間白屋

在站着

明天

後天

都站着

白屋永遠是白

它不需要

漆上紅抑或是青

不會欣賞甚麼雲
與風

白屋是這樣的站着

永遠不更改

也不斜倒



句法結構是簡單的、直接的，沒有在句子的構造上耍甚麼花招，整首詩只有一個意象，那就是白屋。這棟白屋不是肉眼看到的屋宇，而是心靈世界一切真、善、美的體現 (*embodiment*)。換言之，「白屋」是一個象徵，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學生心目中所有美好的投聚與嚮往。林秋月希望白屋不會被漆上其他任何顏色，「白屋」的白本身就有的「純潔」的暗示，其他顏色的髹漆必然改變了白屋的面貌，也「污染」了那純潔。作者恆冀着白屋「永遠不更改」「也不斜倒」，因為那座白屋是矗立在她的心原上的，白屋的改變或斜倒，將意味着精神的一種變質或崩潰。

這首詩並無李金髮詩那種錯綜繁複，但它基本上是一首象徵詩，此點並無二致。它具備普遍性 (*universality*)，因為任何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願望，自己的嚮往，那正是每個人心靈裏的「白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心中的「白屋」不改變不斜倒。這首詩也具備統一性 (*Unity*)，因為白屋一直是詩中主題，所有詩行都指向這個題旨，並沒有旁枝蔓延出去。它是一首現代詩。它晦澀嗎？它灰黃嗎？

天狼星紀事

(二) 綠林分社：除有特別註明外，其他俱為手抄本

刊名 主編

編

附註

出版日期

質

創刊號

散文專號

一九七一年

二冊

邦咯島大聚會專號

一九七三年

油印本

評論專號

一九七三年

溫瑞安小說專號

一九七四年

(二) 綠野分社：(同上)

詹永福

創刊號

一九七三年

綠野第一期
綠野第四期
綠野第二期
綠野第三期
綠野第五期
綠野第六期
綠野第七期
綠野第八期
綠野第九期
綠野第十期
綠野第十一期

黃海明
謝安興
彭秋鳳
紀秀珠
殷乘風
殷乘風
殷乘風
殷乘風
殷乘風
殷乘風
殷乘風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詩專號

一九七五年

溫瑞安純散文專號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現已重編)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溫瑞安評論雜文專號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尚未出版)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

溫瑞安小說專號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

(正擬重編)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

學生期刊一至十三期
壁報一至十七期

綠野分社各別成員任編
黃海明
殷乘風

雙週刊

四綠流分社：（同上）

黃海明

綠流第一期

張筆傲

創刊號

綠流第二期

張筆傲

一九七三年

綠流第三期

陳秀芳

一九七四年

綠流第四期綠流第五期

張筆傲

一九七五年

綠流叢刊一

張筆傲

陳川興

油印本
送別（溫瑞安、休
止符）專號

散文專號（尚未出版）

綠流叢刊二

李燕君

油印本

天狼星詩社
歌譜總目

(a) 綠原分社：（同上）

綠原第一期

陳采伊

創刊號

綠原第二期

徐若雲

（尚未出版）

(b) 綠田分社：（無編印刊物）

綠湖第一期

余雲天

創刊號

綠湖第二期

葉遍舟

溫任平訪問記

綠湖第三期

何榮良

第三期以後的出版，
皆非天狼星詩社所屬，

綠風一至三期

綠風社員任編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流螢

吳啓銘

想低聲告訴你
過我手掌的
溪，不是歲月
是妳憂傷的咽喉
輕攬住一個夢
像抓蜻蜓時
輕踩著的脚步
我戴上草帽
眼睛蓋著
妳偷偷地瞧我
著我
的微笑就羞怯地躲進
的詩裡
後我將回想
條小溪和一段歲月
背著書包
學去看稻田
螢火蟲

新芽第一期	綠島分社：（同上）	綠風社員	油印本	一九七三年
綠島第一期	陳中華	陳俊鎮	油印本、創刊號	一九七三年
綠島第二期	陳俊鎮	陳俊鎮	印刷報紙版	一九七四年
清流第一期	陳中華	陳俊鎮	印刷報紙版	一九七三年
清流第二期	陳俊鎮	陳俊鎮	印刷報紙版	一九七四年
清流第三期	陳俊鎮	陳俊鎮	印刷報紙版	一九七五年
（II）綠叢分社：（同上）	李美玲	李美玲	油印本	一九七四年
綠叢第一期	許友彬	許友彬	創刊號	一九七四年
綠叢第二期	李美玲	李美玲	油印本	一九七五年
計天狼星詩社迄今已編書一百零八本，天狼星叢書已推出「大馬詩選」（溫任平編）、「將軍令」（溫瑞安），並於明年出版「馬華文學大系」（溫任平編）及「天狼星詩選」（溫瑞安編）與其他個人集作。又印書籤十二套，現正發售中。「天狼星詩刊」出版至第二期。由下期起，「天狼星紀事」將介紹詩社成立經過、活動、聚會和各總社職員與分社負責人及其他關係社團。（未完待續）			詩專號	一九七三年

問

我問天

何謂颶風？

何謂海嘯？

何謂地震？

何謂瘟疫？

何謂旱災饑殍遍野？

何謂洪水泛濫浮屍四海？

鎗？

什麼叫真情什麼是信任？

什麼叫文明什麼是智慧？

什麼叫和平什麼是互助？

什麼叫愛什麼是共存？

人是什麼？

類是什麼？

你是什麼？

問些什麼？

天問我

什麼叫懷疑什麼是分裂？

什麼叫戰爭什麼是仇恨？

佛做什麼？
天為什麼？

神是什麼？

何謂旱災饑殍遍野？

何謂洪水泛濫浮屍四海？

什麼叫加農砲坦克飛機戰艦照明彈卡賓

什麼叫殺戮什麼是敵人？

什麼叫圍牆監獄什麼是鐵絲網？

什麼叫水深火熱什麼是銷號砍頭？

什麼叫殘酷恐怖什麼是嚴刑拷打？

什麼叫地雷炸彈什麼是人海戰術？

—— 19 ——

祈禱

鄭榮香

對我們都已不重要
我的瞳中，只有
神

稿於七五、九、廿六

遙寄

陳月葉

雙膝一跪地
掌心與掌心就開始，吻合
嚴肅的面紗，刹時
遮掩一張張虔誠
的臉

一言一語都太奢侈了
在此時，聲音已悄悄滅跡
語言正在貶值

有一種音符，只有一種
音符在心靈孕育，透過
那雙澄亮的

胖子，淙淙流出
一個小小的心願

而此刻，週遭的一切



一幅沉默的風景畫

凝聚深眸，幾顆閃滅的在山中
如燈火在雨裏閃爍
飛渡底鴻雁

白霧灰濛，濛濛

再也看不見白衫客自山裏飄然出現
一首純無的念曲

忽然地被昌了起來

酒後

酒瓶有矮的

高的

參參差差

懸掛一牘危機

我還來不及衡量

它們已全跌得

粉碎

呵，如果你問危機爲何呈現

我將無語作答

驟雨般的事實

往往令人應接不暇

當萬籟皆寂

你或許便會知道

你掌心一直是一握

空渺

杯盤曾經狼籍過

幽叢內

小蟲曾經低鳴過

心與心

亦曾經那麼大意的輕碰過

可就沒有一次，沒有一次

是讓心與心碰碎的呵

酒後的我們，回得了來處麼？

酩酊醉酊是一路薰薰的酒氣

或許就踏上粉碎的玻璃片也不一定

那麼

就流他鮮紅的一灘血吧！



——藍

薇

天狼星

冬竹

歷史一頁一頁掀起
是天狼星明耀的

方 向

苦行僧

張筆傲



一隻芒鞋緊跟着一隻芒鞋
終歸也得踏上同一條路

跋涉流泉，赤足行過紅塵

世界裡只有一條長路
在你眼前收縮

去年的芒鞋遺留在那裡，你總是忘記

一片塵土帶過一片塵土

一片山水走入一片山水

總是那點冷寂

終年的伴着你

苦行僧

綠洲原是涼涼的綠流

兄弟姐妹是用您們那營笑

引它向朝代的激流去

詩風織成的故事中成長

你無須向那多夢的窗外

絕筆

之一

你忽跌坐於燈火欄杆處
還硬持着最後泣盡的一筆

一推門你就驚住自己的散髮

漸漸地在鏡中轉向灰

你還是守候着幾千年以來的守候

在沒有被時間批準上昇的月亮

你竟驚見鏡影的那灰漸漸地
霜色了起來

之二

那蒼老的風衣如何地
如何地再度藍色起來呢

什麼是庭院甚麼是樓閣
你焚起了愛情

沈穿心

渡過兩岸穿過古老的城門
攤開自知不是陌生的星圖

你就一帖寫盡了

怎會吟起長恨的歌來

怎會沈默地飲下湧入的寒意

火車

陳炳元



像是一位染有芙蓉瓣的黑衣道士
橫臥床上吞雲吐霧乃每日快事
也許是兒時元宵走馬燈的記憶
永不忘懷

戴着方形眼鏡

痴視着窗外溜過的風景

行動迷離詭秘

唸經時總是擺首吟哦

以讀祭文的聲調

嗚呼！嗚呼蹬着腳

繼之是向着天空的色紙大筆揮毫
寫是一抹墨煙

戀歌

黃海明

髻

鄧亞榮

夢中

妳如何跨過我底烏眉

如何地把長髮吹入我底懷，

柔軟地拂過日月

山邊的雲山上的雨

呵呵，跨過我烏眉

進入那座山

煙雲深處。

我們是如何進入山中？
留下山外的茫然
如何戀起那首歌

低泣般自林中傳來

我們是如何進入山中？

煙霧如何自背後捲起
擋住前面的路

也許，那就是

一個傳統。

一個注定。

直至在妳發覺時

那一切該來的都

湧來，該去的都

流去時

妳，該如何如何的擺脫

這最原始的

傳統？

(呵呵！打辮子的年代呢？)

太長了，也許

過去的一切長得

凌亂

(妳照着鏡

鏡照着妳)

須梳一梳

蒼白的髮了

武俠小說與現代詩專輯

方 娥 真

廖 雁 平

執筆者：黃 昏 星

周 清 嘯

溫 瑞 安

綠 州 分 社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廿五日

方娥真·落寞的俠情

鴉片戰爭的烽火熄滅後，中國盛唐時的大國氣度，在國破的恥辱下灰飛煙滅。長期的喪權辱國，使一些知識份子唯我獨尊的文化優越感慢慢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文學作品着重描寫現代人的虛無，如尼采 (Nietzsche) 富瑞塞 (Frazer)，佛洛依德 (Freud) 等人都是現代精神的先導者、許多西方現代文學作品，熱切地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更作重刻劃個人精神上的空虛。在這一片哀嘆聲裏，中國現代詩也同樣的孕育了，這些作品中和西方的作家有同樣的感慨，同時充滿失望的嘆息，厭倦存在的流露。如說這是戰爭以後對人類道德冷感的絕望，那麼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沒落時，也自經過滄桑征戰，但文學史上對於戰後的情景都有各類不同的詩作來反映，也不會那

麼千遍一律的感到絕望。本來，每個詩人都有不同的性情，感受各異，絕不會那麼沒有區域性，沒有背景般的一窩蜂去厭倦的。（可能中國社會裏也有人患有「伊底帕斯情意綜」，但在中國的倫理道德背景下，患者表現出來的行為特性應是和西方人的行為不同的）在這一片痛苦的呻吟聲中，能使人意興過飛而且具有民族性有中國大氣派的風風的，反而是那些非常中國的武俠小說。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實在可以說是整個傳統江湖的縮影。看了他寫宋代的武功，再來看清代武功時，不免為武功的漸漸失傳而沉痛。正如宋代的劍法到了最高峯時，已經沒有招式可言了，皆武功已到了能隨心所欲的施展出來之境界（這和寫作創作的過程不是很相像嗎）反觀清代的武功，最高絕的招式也只能一招一式平平實實的施展出來。其實金庸最着重的還是描寫「俠」字，所以他筆下的人物，人格和武功的風格能够融洽的合一，並不像時下只具備刀光劍影的一些武俠詩一般，有武無俠。金庸描寫的丐幫弟子，有七袋弟子，八袋弟子等的分級（以適別他們的身份）乞丐本是用一口袋來討食，而有武功的人成立了丐幫，他們仍是用這一口袋來表示他們的身份，更顯示他們不忘本的情操。而他們的武器更是最適身份的打狗棒。例如丐幫中人物黃蓉成爲幫主時，丐幫弟子們用口水吐在她身上（着實嚇到了她）更顯示他們不忘記自己是乞丐的身份。其實，金庸本身也是一個不忘本的人，看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古代遺風的繼承，就可知道這一點了。

至於武俠詩詞，古代如岳飛，辛棄疾等人的詞，都是他們切身體驗揮筆而就的心血，詞中也不會像時下的一些武俠詩那般空中樓閣的躍來躍去。那寫「滿座衣冠勝雪」的辛棄疾，遺下的弟子少之又少了。現代武俠詩以現實的切身經驗表現出來的武和俠，更寥寥無幾，如說寫得有大國氣派的更絕無僅有。金庸筆下的武功是失傳了，金庸筆下的俠氣更失散了，在這樣沉哀的國破山河在中，是否有人於緬懷中捕捉，在現實生活中嚮往而自身去滲透在俠情裏面。切身體驗中的俠情平凡但真實的過去了。許是在寒夜的深巷裏，有人在燈光下被圍在一羣人之間，用故事去追溯曾經有過的江湖

許久以前，有一個傳統

許久以後，有許多傳統

無盡的傳統，活過，在未來

及以前，所有的傳統

都變成一個需要負載的壳

緊匝在不勝重負的背樑

所以一切便是一切，悲與歡

過去不是過去，隨時

它會回來造訪，借屍，還魂

不惜一切手段，用一隻眼

看一件事，同樣一件事

可以被許多隻眼睛看

也許可以看不出點淒況來

或者它整個背景，沉甸甸的

在這沉甸甸的淒涼裏追溯楚霸王的一生，過去的輝煌和現在的冷清成了無限強烈的對照。英雄也有它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它和部將和整個楚國連繫一起的俠情，出現在下列詩句中特別悲壯：

而張良計，簫吹起

楚歌連，和淒涼的風

在血乾後的夜吹送

這些感情激越的楚人，在烽火中忽然聽到熟悉親切的家鄉曲，溫暖的鄉音和着淒涼的風，更磨損他們忠烈的心。在這種情景下奮力掙持下這場戰，越發顯得悲壯。俠情便在這兒。季布、鐘離昧的潛逃，更顯示不屈服的他們忠義的形象。

再看下列一些詩句。「將軍令」分爲六部份。如果「將軍」這個意象徵爲一個破落的大國或一個曾誓守山河的將軍，這六部份裏的人物便是爲這大國或將領而誓死戰到底的英雄俠客。

太遲了，將軍

咱們已到了世界的盡頭

是青燈下的白頭，焚城時的旗幟

葉落時的秋

是雁，瞎了眼睛啄食虎的雁

是虎，斷了四足噬獅的虎

負荷，那一切的將來

以及傳統，與個人和現在

連成一系，連環套一般

隨着午夜的梆聲

聲聲都是無盡的淒涼

——摘自溫瑞安的「盤竹」

季布，鐘離昧也只有潛逃

八千成了八百，八百顆壯烈的心（註二）摘自溫瑞安的「盤竹」

八千成了八百，八百顆壯烈的心（註二）摘自溫瑞安的「盤竹」

— 摘自溫瑞安的「將軍令」

像這樣的詩，並無需用劍光閃來閃去的打出來，詩中的人物對故國的忠心，例如「焚城時的旗幟」是明確不能挽回的，仍堅持守下去。人物和破落的山河是用一腔俠義的熱血來連在一起的。而最後一部份裏的人物是一位末將。其時山河已經同將軍一道被葬送，這「末將」意味着延續一切俠意以及整個江湖的一脈香火，這是作者在緬懷中的嚮往這些人物和金庸「神鵰俠侶」中的大俠如郭靖，楊過守襄陽城的情景多麼相似。幾許豪情，都在這一守中活了年年歲歲。金庸筆下的人物有輝煌且激越的，但也有平凡而樸實的，如「神雕俠侶」中的「漁樵耕讀」四位人物，各別用鐵杖（漁人常划船，舉力特別大，故用鐵杖）毛筆等作為武器，「木蘭舟渡」中也那麼一些平凡却非常江湖的話語。

請坐吧，別打掛

這是不拘禮俗的江湖人物作風，洒脫而不羈。

武功練得最高絕時，是最具有風格的藝術，不必「施展」各種「血、屍」等暴戾的意象來使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這一首詩：

……古之舞者，我忽然想到死

像等待再生

就像等待一些驚喜

在暮色裏，我的濃情

還在千萬里外姑蘇起來

江湖上是不講究這些

—— 摘自溫瑞安的「長安」

這段詩裏那浪漫的俠情是落寞了，在沉哀的想望中蓄意待發的一招是「你左手裏捏的是什麼字訣右手是第幾招瀟湘」——綑綁不絕的後勁還未施放出來，美麗的聲勢也在雄勁中緩緩逼出，而武俠小說所蘊藏的內力（它的深度與意義）在現代文學上，也是那部書用得不絕（三日長一丁度）

廖雁平·武俠和詩

武俠小說自古代至清代以來，人們的眼光都把它當作稗官野史看待，雖然看它的人很多，但大多數都抱着消遣的心情來欣賞，並不能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閱讀；這也許是受到當時執政者對它不大重視的原故，並且又不在科舉考試範疇內，因此更不受文人的注目了。但武俠小說却成爲考場失意作來抒發自己情感的陶醉品，作者只好牽引自己進入俠氣浩壯，鋤強濟弱，仁義千金，遭遇曲折奇詭的世界裏。有些文人就以它來諷喻當朝的政治腐敗及百姓的風俗習慣的一個縮影。在這種情況之下，施耐庵終於創出一部不朽的大作「水滸傳」，以武俠爲題材的小說，自此施耐庵「水滸傳」出來之後，到現在也沒有人提及有卓越的武俠仁義小說出現了。儘管武俠小說在種種不良的環境孕育下，不管怎樣，到廿世紀的今日，它仍受到社會廣泛的愛戴。武俠小說會有今日的歡迎，當然是它的通俗，情節曲折引人入勝的結果。

現在反過來談，若把武俠的氣質溶會於現代詩中，是否能受社會廣泛的接受，當看它時會像看武俠小說那般入迷，而成為武俠詩迷？假若能做到此點，也可以說現代詩已深入民間各處了。目前的現代詩，仍然不大受到廣泛的接受，因爲寫詩的詩人創作時的心境各不同，並且他們的創作有些是爲自己而寫的，有些是寫給幾個知交觀賞的，儘管心境各異，但照樣也是可以感受到詩人所要表達的心意的。一首有深度的詩不是看一遍就能感受，它需要反覆閱讀數遍，慢慢咀嚼它的滋味，然後才能豁然通達舒暢起來；晦澀的詩，任你朗誦多少遍，仍然摸不清詩人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因此使很多人都不敢碰現代詩了，而誤解它是一件傷腦筋的讀物，這也確實難怪讀者會這麼想。

把武俠溶入現代詩裏是很善於鋪陳直敍描述的。在中國詩壇上有三、兩位詩人溫瑞安、羅青及楊牧已將武俠的氣質溶入現代詩裏面了。當然各自所表現各自不同，的確能將武俠溶入現代詩中是很有潛能的，因爲世界上的民族，只有我們中華民族才能擁有武俠的傳統。武俠中的俠氣能昇華我們的人格，這是看武俠小說的好處；詩的功用能陶冶我們的性格，這是看詩的好處，這只是把它當作實用來談。

依我個人看法，把武俠溶會於現代詩中我並不反對，而是要看創作者的處理手法如何？誠然，並非每個詩人都

能善於處理這種題材，若處理不當，所寫出來不是粗俗之作品，便是所謂有武無俠；反之；有俠無武。沒有浩然的俠氣充塞心中，是很難寫出超卓之武俠詩的。就如寫作來講，沒有博廣浩大的胸襟，所產生的作品，也是胸狹的很；視野不够寬大，所寫的也短識的很。所以詩聖杜甫曾說過「行萬里路」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創作武俠詩時，更要培養深厚博大的氣度，所寫出來的武俠詩就不會致於濫打亂殺，而真正達到發揮善惡之心各人都存有的境界。

其實任何文體的最高境界便是詩。絕佳的武俠小說也不例外，一個高潮復高潮的提升，並且也不會有善惡之固定人格，讓我們看看刊載在消遣雜誌「長安一戰」溫瑞安的武俠小說，文中的邪惡的人，到最後都被主角溫振眉仁慈的胸懷深深感動了，而良心發現改過自新，另外一些仍舊執迷不悟，終於難得善終了。恰好代表儒家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和荀子惡說兩大派的大融合。還有司馬翎好幾部的武俠小說也寫的很好，他所處理的人物性格，也是善惡不明的，往往善良的人却潛存着奸惡的心，本來人心就是如此。若我們把這些心理描寫溶化於現代詩中，何謂不是一條出路呢？武俠詩的出現，增添現代詩多多少少不同的風貌，是好是壞，讓我們好好的走下去吧！

黃昏星·武俠小說與文學之間的橋樑

中國的文學傳統，都是不斷在隨着朝代的演變趨勢下，一脈相承下來，某部文學作品，在某一個時代，也許會不受到那個時代人們的欣賞和接受，但這並不能夠說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地位，一部「紅樓夢」或是「金瓶梅」，在當時學者心目中那有今日如此重大的評價呢？中國作家們遭此命運者和西方文人不被當時人們所接受的現象也是大有人在。對於這點，我覺得只有兩大因素：第一、就是當代的學者對於作品欣賞的角度和水平都有了問題，或者，作家們所表現的已經遠超過他們的要求準繩；第二、可能是作家所表達出來的情操和語言，因對於社會有着強烈的敏感和反應，使得品賞者無從接受和領會。社會背景和風氣應是較次要的原因。

小說降至現代，它的發展和表達方式也應該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慢慢被接受下來，中國的神話、傳奇，甚至社會諷刺小說等等，都已奠定它們在文學裏小説界的價值，而西方的意識流小說也已被人們接受和提高了它的地位；然而，獨創異代武俠小說印其名者不費心焉之三立，我們可以看到

方，我們都能買到武俠小說來看，甚至有武俠小說出租的商店從事這方面的營業，可是大部份讀者都把它當作是「武打」的故事來看，絕少以文學的眼光把這江湖傳統給於重新估價，因此，就不會有人真正把一部好的武俠小說當作藝術品來欣賞。另外，又有些人常把持着一個觀念，以為武俠小說除了表現出打鬥和無限的血腥（殘酷人性向惡的一面），就一無所有了，於是卑鄙和厭惡感便產生，所以就覺得沒有好的武俠小說家，便沒有好的武俠小說成爲文學作品。武俠小說中除了表現武打的場面外，更重要的還有小說中江湖裏人性的表達；善惡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豪俠和醜惡的對比；而像豪情、意氣及見義勇爲等，引申到最高境界便是「俠」字了。人們因在整個倫理道德的薰陶下，對一件事的是非已經早有了定律，是故善惡被分得清清楚楚，邪正不共戴天。可是，若是在作品中（尤其是武俠小說），以倫理道德作爲標準，真正的人類複雜和矛盾之心理，便無從在作多方面的描寫，而單純的個性，往往是不够深度的。「紅樓夢」裏人物個性之刻劃是多面的，「水滸傳」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何嘗不是個個呈現不同的性格來。於是，我們更不能忽略武俠小說中所表現的江湖傳統了，現代武俠小說所表現出來的，雖然是很混亂和複雜的場面，但像金庸和古龍等却能在雜亂中抓着人生的片面，而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點成就應該推金庸爲最。金庸在「飛狐外傳」裏，他描寫一個死了丈夫的商老太太，因丈夫和胡一刀比武，而大敗於胡大俠手下，最後死去，可是胡一刀又在一場比武中，無意間被苗人鳳錯殺了，商老太太本來是要向胡一刀報仇的，但後來得知胡一刀是被誤殺在苗人鳳刀下，便把深仇大恨遷怒到苗人鳳身上，十多年後她還沒尋找到苗人鳳洗清血債，可是有一天商家堡却出現了胡一刀的兒子胡斐，她等待十多年的仇人終於給等到了，因爲胡斐是仇家胡一刀的兒子。於是她却不顧一切施展狠辣的毒手，甚至不擇手段暗算胡斐這什麼都不知的小孩，而且只要有人爲胡斐說話，她也把他當仇人看待，最後她想用火來燒死胡斐，不幸自己却在火神送了一條命。金庸不但能在人物、個性、動作上，抓住它們矛盾性和真實性，却並不加以批判，並無判斷好壞，他保留着人性的原始面目。

知道這點，我們便不能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文學價值了，中國四大奇書之一的「水滸傳」，及在之前的很多神話小說，都是以武俠小說形態出現的，它們不但受到後人重視，而且在文學史已奠定了一個不滅的地位。現在獨獨武俠小說却沒有人加以評價，然而很多從事現代文學者已經把武俠小說融入他們的作品中，創出新的風格。如

兄弟，俺自落日飲馬的江湖

趕來，此刻俺正仰臥在屋頂的草茅上

任晚雲隨意飄過，任星星千道墮落

啊兄弟，接過嫂夫人三招後

俺就悄然走了，却翻身土櫟

看汝之鬢髮與劍舞飛

聽汝之蒼涼高歌吟哦

六朝的興亡溺斃在汝眸中，兄弟啊

汝可知伊之珍珠簌簌自腮邊掛落？

俺別首望星，耳際是

這是溫瑞安詩作「水龍吟」（註）下折的詩句，我們可以從溫瑞安詩行中，讀到一種中國傳統江湖一個俠士的氣概

，而這種豪邁的氣息，唯有在武俠小說中才容易領會到。因此，借着武俠小說中的氣勢，與詩的語言融會貫通。溫

瑞安的詩不是反傳統，而是相繼傳統的，豪情中帶着自己付出給這個大江湖的生命，隱藏着處於現代的他對傳統的

回顧和看法。個人覺得，一首長詩或一首長的史詩，它們詩行與詩行的連貫，詩節與詩節相接得完整，結構的緊湊

等，便有賴武俠小說的借用，我想這是最好的表現方法。至於有些詩人，雖然他們詩中句子有「劍」「江湖」等字

眼出現，但因他們只把「武」帶進詩中，便使讀者讀起來有「武」無「俠」的感覺。現在讓我再引錄古龍在「大俠

遊」裏頭的一段文字：

因為西門吹雪是他的朋友，葉孤城也是。

——假如你曾經認爲一個人是你的朋友，那麼這個人永遠都是。

所以，陸小鳳一直都在盯着西門吹雪和葉孤城的劍，留意着他們每一個輕微的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表情，甚至每一根肌肉的跳動。

他在擔心西門吹雪——西門吹雪的劍，本來是神的劍，劍的神，可是現在，他也不再是神，是人。

兄弟啊汝與俺之橫槊長歌

向東去，滾滾遼河；向西去，青旗沽酒

往前啊兄弟汝與俺鐵騎銳馳啊哈哈啊

啊哈哈啊往後汝與俺乃長嘯生風的龍駒

兄弟汝走前七步，跨過黃河

兄弟俺大笑回首，掩蓋半壁山河

兄弟啊汝……

蘆花已白了西風的眸

女牆蒼涼着北寒的月

……

因為他已經有了人類的愛，人類的感情。

人總是軟弱的，總有弱點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是人。

葉孤城是不是已抓住西門吹雪的弱點？

陸小鳳很擔心他，知道，無論多小的弱點都是足以致命的。

他知道，就算葉孤城能放過西門吹雪，西門吹雪也不能放過自己。

勝就是勝，敗就是死對西門吹雪和葉孤城這種人來說，這其間絕無選擇的餘地。

奇怪的是，他也是同樣擔心葉孤城。從這段文字我們便可看出古龍不但描寫陸小鳳觀看他兩位朋友——葉孤城和西門吹雪決戰的心情，也把西門吹雪和葉孤城當時的心理刻劃出來，無可否認文學是表現人生，而武俠小說也同樣在表現人生。文學作品的評價好壞，也是要看它表達人生的目標是否成功與完整，知道這點後，我們便不能不把武俠小說當成文學作品看，如果它是一部成功的武俠小說。
註：「水龍吟」一詩已收入溫瑞安詩集「將軍令」，已出版。

周清嘯：武俠詩，武術詩？

一直以來，武俠小說是最受大眾歡迎的讀物，上至教授學者，下至工人小販，讀它者大有人在，而絕大多數人都把它當作閒餘飯後的消遣讀物，看看故事中玄詭的情節，一些血腥和激烈的打鬥，鮮少有把武俠小說當作一種學問來研究的，這是悲哀的事！在兩年前（民國六十二年）中國時報「人間」副版曾經刊登了一些文章，企圖把武俠小說歸納為中國文學中，但很多人給於激烈的辯駁和反對，因此武俠小說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仍然是鄉野的通俗讀物，登不了大雅之堂，那次的辯論也談不出什麼結論。而我們對這實在感到很遺憾和悲哀，於是在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我們詩社在金馬崙高原大聚會時，就舉行了一場辯論大會：「武俠小說是不是文學？」，發言的人十分踴躍，雙方各憑自己的學問、論見和口才來支持己見，辯論激烈地進行了四個小時，終於結論武俠小說應該是屬於文學的一部份，因為中國的古老傳統是江湖的，五千年以來無數的戰爭在中國進行着，一個新的王朝誕生於滅亡

朝代的廢垣狼煙中，整部史記便是一個江湖的傳統了，這種傳統是中國才有的獨特，也只有在中國如此動亂的局勢中才能產生及延續下來的。此傳統是西方所沒有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如此貧乏武俠了。武俠小說的誕生不但在這種環境下茁長，而且也受了中國儒家精神的影響，因此在武俠小說中往往會出現俠義之士，盡忠報國，因為中國精神便是宏揚「孝、忠、義」的。一部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不可稱為武俠小說嗎？在一般人錯誤的觀念裏，皆以爲所謂武俠，一定要有絕招的功夫，飛簷走瓦的輕功，無所不摧的內功掌力，一定要刀風颶颶，劍光閃閃，血濺五步，暗器滿天飛，其實這是很幼稚的觀念，也只着重一個「武」字而忽略「俠」字。武俠應該是合武和俠而成，而俠更比武爲重要，武爲一般庸俗的凡人皆可練就的，俠，却不是每個人可以有的。一個江洋大盜，可以是一個武林高手，「武」他是有了，但「俠」呢？誰會承認一個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是俠義之士呢？例如：西遊記裏的孫悟空一心一意盡忠於他的師父唐三藏，受盡千辛萬苦也要護送師父上西天去取經，有時受了師父冤枉的懲罰也不願離師父而去，他比之豬八戒不是更具有中國的精神嗎？不是更可以稱爲俠義之士嗎？三國演義中關羽和張飛不是都屬忠義之士嗎？尤其是關帝公，爲了曹操曾經待他好，而在一次可殺曹操的機會放了他，以還曹操善待他之情，更不忠義之士嗎？哪一個不是忠義之士？哪一個不是俠義凜然？

在近代的武俠小說，金庸筆下的郭靖、楊過、令狐沖；古龍筆下的李尋歡、阿飛、楚留香、陸小鳳、蕭十一郎；溫瑞安筆下的溫振眉、我是誰及郭傲白，都是俠義之士，因爲他們在在都表現了中國的精神。我始終認爲，武俠是一種題材，正如同愛情，可以用於藝術作品中，主要的是看作者如何去處理，武俠小說也是小說，如果寫得好爲什麼不是文學作品？像胡金銓的武俠片「龍門客棧」「俠女」「忠烈圖」，張徹的「金燕子」「少林五祖」就因爲它們是武俠片而否定了它們的價值嗎？我之所以舉例說明這一切都是要把我和他人的對武俠的不同看法明白地說出來，而這一次我們開闢這專輯的目的也是企圖爲武俠小說說明它與文學的關係。

近來，在各詩刊中皆一窩蜂地出現了許多所謂的「武俠詩」，既是把武俠溶入詩中，這是可喜的現象但也是令人遺憾的，可喜的是武俠終於突破小說的範疇而邁入了詩的領域；令人遺憾的是以前當武俠小說不被人重視時，大家都不去研究，而只有少數的有心人在默默地開着路，一旦鋪成了一條路，也就是說，他們的武俠詩不知受盡多少攻擊之後而終有人賞識時，其他人却一窩蜂來寫武俠詩，而把開路人忽略在腦後了，這是很不公平的！而且詩刊上

所刊登的武俠詩正和時下許多武俠小說和武俠片一樣，並不着重在「俠」那方面，却只是刀風颶颶劍光閃閃絕招輕功內功掌力憤怒血濺五步暗器滿天飛的着重在「武」上，讀了並沒有絲毫的俠義意味，這些只可稱為「武術詩」，像林興華的「刺客」一詩：

怎麼

不易熟睡的

仍是那把

劍

伸過手去

按着

一對流走的眼睛

就沿着屋脊傾斜下來

刺客

有刺客 有

刺客

純白的劍光從床的另一端躍起

這一首詩，我們可曾讀到任何有關「俠義」的表達來感動我們的心靈？沒有，我們只讀到劍、輕功、血等形式的武俠，而實際上只是武而無俠只是「武術詩」，現在讓我們來讀溫瑞安的「將軍令」第四部份：

13 末將就在您的墳前，垂首

14 而天恰恰地惶惶我將要走了

15 將軍，弟兄在長亭候我

16 末將是目睹您被暗殺，被數千人

真沒想到

好一身輕功

負傷而去的

竟是那把滴着血的

劍

伸手過去

按着

恨 按着 黑去的路

按着 漸漸淒清的劍影

想着 那把白淨的鞘

依稀躺在枕頭的另一端



淒淒切切，埋您入土

將軍安息，末將未能

追隨您日久，却必能

持執您的劍，去追回那

我走了，將軍

漫天風雪都在淒淒絆住我

而我真要走了，將軍

這一走，成了永訣

永遠的訣別，永遠也不能

把我的劍斷絕，將軍

我的弟兄就在哩許候我

我們讀了這段詩是不是感覺到詩中主角的那俠義的意味呢，那種忠義的精神，不是都表現出來了嗎？而這俠義的意味必然比林興華的「刺客」濃烈了很多。

羅青在「神州豪俠傳」中塑造了各路的豪傑（書中所言），但却少有俠意存在，有些在我看來還是未臻完美，如「辣椒書生」一詩：

太平洋

是比洞庭湖大的

而且根本就

不曾太平

是比泊羅江長的

但却到處都

聚滿了西皮

而身凌大洋心懷洞庭的我
而目睹西皮思歸泊羅的我

無論多少來敵，他們都能

以氣，以力，以血守住

每一寸山向絕不退任一步

每一柄刀都要滴一盤敵人的血

將軍，在這古老的三棵樹下

您無法追回的山河

將軍，您瞑目，末將總算能把

您之曰衣自茅房救出，如今

她臥病長亭，有我二百弟兄匡護

放心吧，放心呵將軍

却是一顆比飛鏢子彈還小還霸道的

多子辣椒

我衝撞到哪裏，就在哪裏
生我的長，開我的花
並且向上，給我那一條條辨死人的

衝天辣椒

滾他政客鄉客如雲貴客
去他黑人白人種世紅人
滾他工黨共黨奸私亂黨

這首詩讀來令我有點摸不着頭腦，因爲題目爲「辣椒書生」，而且又是放在「卷之三：神州豪俠傳」中，此卷

其餘的形象都很武很中國，而這首出乎意料之外的出現太平洋、密西西比河、西皮等中國以外的東西，是很新的創意，却太奇了，而詩集又說「將武林中各路豪俠賦予文學生命與詩的內涵」，請問這辣椒書生是神州的那一路豪傑？而作爲豪傑的豪放俠情又在那裏？羅青的詩「武」重於「俠」，「俠」在其詩中並非沒有，而是還不够激起共鳴，但他的「武」又異於時下一些作者，沒有太多的劍、刀、血等，是羅青自己的另一種「武」，而羅青「神州豪俠傳」中是「武」優於「俠」，也許「俠」意是要慢慢培養而成的，只有武而無俠，只成武詩，只有俠而無武，又不能真正表達「俠」的涵義，一首成功的武俠詩，應時兩者皆備，「武」呈現字義之中，「俠」呈現於字義之外，至最高境界時，兩者渾成一體，正如一個真正的俠客，其「俠」必溶於「武」中，如司馬翎筆下的俠士。

既滑雪又鑿雪的我
執鯨叉射白鯨爲生

但——寫詩絕不放棄
既摘花又種花的我
握相機拍照片爲業
然——畫筆至死不扔

征戰在番邦異域的我啊

原是一個沒有椒辣

湖南第一——衝才子
就吃不下飯的

溫瑞安 古遠的回聲

一談武俠小說，不談詩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却很容易受人非議。可是從唐代的俠義小說如「謝小娥傳」、「聂隱娘傳」，到宋代的禪詞小說如「大宋宣和遺事」（其中第四節講梁山泊宋江等英雄豪傑，實為後來「水滸傳」的底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共分三卷十七章，後為「西遊記」之所本），在在都不離俠義小說的形態。我們可以說俠義小說是我們文學上的一個傳統，問題是這個傳統沒有什麼人勇於承認它的地位。事實上，若要談古典小說，要塊開俠義小說不談，在質在量上，均是不可能的；若要談近代小說、出版的小說集中，不可否認武俠小說是極有份量的一團，既然它有這種份量，我們就不能置之不理，因為作為復興文化的這一代智識份子，保留優秀的傳統以及根除敗壞的德性是當仁不讓的事。

俠義小說發展到極峯便是武俠小說。它的過程是從着重於俠情轉於武打，這種轉移的傾向是壞的，因為過份的武打使小說的素質流於誇張、虛浮，可是這種傾向很可能是在十年來文學批評者對於武俠小說不聞不問而導致的。好的武俠小說家在沒有批評系統的建立下，不免流於濫寫、刻意營造戲殺來迎合一般讀者的趣味，乃情勢所使然。近代學者對武俠小說稍有關注者，據我所悉只有夏濟安、夏志清、余光中、劉紹銘、高信疆、溫任平諸先生而已，而他們也未嘗作專論為文來闡說之。所以武俠小說可以說是文學裏的棄嬰，對它有三類不同的看法。第一類是反對而他們也未嘗作專論為文來闡說之。所以武俠小說可以說是文學裏的棄嬰，對它有三類不同的看法。第一類是反對者，他們根本不當武俠小說是文學範疇裏的創作，無視於武俠小說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與成就；第二類是溫和派，多數鮮少看武俠小說，評的時候多數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可是武俠小說加上近日武俠片的渲染，使他們認為武俠小說難有可為之處，或是讀了一兩本壞的武俠小說便不再去讀它，或者讀了一兩本好的武俠小說也不再去領教；對寫武俠小說多以姑且鼓勵，看看也無妨的心情來觀之，這類觀點，當然談不上同情的批評，甚至不算客觀，因為觀得十分輕率。第三類是純粹的武俠迷，在武俠小說上消磨時間，作為一種消遣而已。

以上三類人我都有與他們詳談過，我發現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沒有以一種嚴肅與客觀的態度以觀武俠小說。輕蔑和仇視，甚至沉迷，都是不正確的態度，做學問如果有了類似的偏見，便看東西不周全了。而嚴肅地看武俠小說的興亡盛敗的也不泛人在，但因為人數太少，還不足以成為第四類人，可是這一類人必須喚醒，不管所研得的評價是好是壞，這類認同反省的工作，是急切需要人做的。

武俠小說首先它便具有四種特殊的意義：第一，它是民間的。古時候的「詩經」，流傳於民間，後來成了我國的經典之作。武俠小說有極大的吸引力，流傳之廣，令人咋舌。「三國演義」中張飛、關夫子的形象，遠比「紅樓夢」劉姥姥、香菱的形象流傳得廣。目下「老人與海」這部書，聽過的人不少，但比起「七俠五義」的情節，遠不如它家喻戶曉。你去跟人談西毒歐陽峰與東丐洪七公，可以談一個晚上，但若是談建安七子，除非是頗有學識的研究者，否則說不上幾句，便曲終人散。武俠小說之所以能流傳下去，而且流傳得這麼廣，乃得色自栩栩如生之文筆，文筆乃文章之主體。這份文筆的異趣，為何趣味尚在許多文學鉅著之上，這已經是一個够有趣的課題了；單是回答：因為讀者欣賞力弱，是不切實的答案，因為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流傳下去，已不在是讀者的事，而是文學的力量。

第二，武俠小說有讀者、有民間的力量，民間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時間可以淘汰一切，好的作品自會留下，武俠小說雖被當今視為旁門左道，但幾百年過去以後，研究它的人可絕不會那麼想，這便是距離作用。可是，我們是不是有責任去研究它的好壞，而不是要等到後世人才發掘出來呢？我們常常說因為讀者品評能力太低，這種象牙塔式的說法是蔑視事實，早已站不住腳。在衆多武俠小說裏，讀者品嘗的力量真的那麼低能嗎？君不見濫竽充數的武俠小說不是逐漸消失，而好的鉅著不是仍一版再版，甚至盜印出版嗎？

第三，武俠小說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它的背景往往是一部厚重的歷史，發生在古遠的山河裏，無論是感情和思想，對君臣父子師長的觀念，都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一種精神。我們可以去找每一個國家的小說，都沒有在武俠小說方面像在中國那麼如火如荼，有聲有色，千變萬化的。「羅賓漢」、「三劍客」等只是一個文學史上的點綴，這個點綴往往束縛了想像能力，那些俠義小說往往顯得空間狹隘。我們的武俠小說充份地表露了我們的思

想精神的揮發淋漓，我們應為我們在武俠小說上殊異成就而驕傲，一方面我們應多化苦功研究，因何各國都有武俠（不同形式的）的衝動和創作呢？胡金銓、張徹諸服務於第八藝術的導演們，已獲國際的重視，為什麼我們不回頭來反顧一下我們的武俠小說，而一定要外人來發現呢？

第四，作為一種創作類形，武俠小說的時空比一切創作都要廣大，聯想的作用可以發揮得更淋漓盡致。武俠小說的特點甚至能以他們本身特殊的技能以達到操縱時空力量。他們生活裏的輕功便是一種現實的幻想，取代今日的車輛，正如刀劍暗器取代槍炮，點穴取代着哥羅芳，還有各門各類奇門陣勢，每一個佈陣就像是一個渾然自足的世界，你不易闖得進去，却也不易出得了來。如果文學是聯想再加審美的產品，武俠小說該是一種很好的表現方法。有人以為武俠小說訴諸於血腥打鬥，而事實上，目下已有某些武俠小說家不僅於此了。古龍筆下的「盜帥」楚留香便是手未沾過血腥的，他在「俠名留香」中的薛衣人一戰，在「風流盜帥」中與「妙僧」無花一戰，在「大漠風雲」中與石觀音一戰，在「畫眉鳥」中與「水母」陰姬一戰，不但沒有絲毫血腥，而且聯想力揮霍淋漓暢盡，不是武門的摧殘，而是智慧的結晶！那數役中的哲學意味、象徵意味之濃，就像那亂石崩雲面驚濤拍岸的赤壁，更反映出那大時代的英雄人物，戰火殘痕，灰飛煙滅！

武俠小說在今日鮮少有智識份子的問津下，不少作品寫得很澀，但同樣也有人孜孜不倦，寫出一些激越沉勃的、具有一種文化的厚重感的作品了。像金庸就是一個，他的「天龍八部」，就是宋朝五胡亂華時整個天下的一個縮影，那大時代的悲喜劇在他細膩的筆下連成一條似斷却續的脈絡，點化在許多英雄年少的身上，不管是「南慕容、北喬峯」，我們都可以從他們的飛躍的英氣中見出那國破山河在的沉痛！我們更驚訝作者對祖國山川河流的了解詳知，以及契丹、西夏、大理諸族的服飾、語言、行動、風俗、出產，無不瞭如指掌。更至人體全身脈絡穴道、易經、詩書、五行八卦，甚至琴、棋、書、畫，無不深悉，而且仗持着那令人沉醉的故事，把這些學識藝術化了！

這使我想起金庸在「神鵰俠侶」中，在丐幫大會上蒙古高手和大宋豪傑的一戰。那一場戰鬥裏，從最平俗但却最精奧的「打狗棒」法到一面打一面吆喝以助聲勢的蒙古「狂風迅雷功」，最令人迂迴不已的是天南第一書法名家，一燈大師的徒兒朱子柳，把「一陽指」與書法融為一爐，文中藏武，武中有文，「銀鈎鐵劃，勁峭凌厲，而雄偉

之中，自有一股清秀的書卷之氣」，他用「房玄齡碑」（唐朝大臣諸遂良所書碑文，乃楷書的精品，前人評諸書如「天女散花」）應敵霍都王子，「筆法剛健嫋娜，顧盼生姿，筆筆凌空，極盡仰揚挫縱之妙」，由楷書戰到草書，一面喝酒一面狂章「飲中八仙歌」應敵，更由草書用筆凌空刻石鼓文，勁力加強，筆致有似蛛絲絡壁，勁而復虛，筆法又瘦又硬，古意盎然，（書中的黃蓉認為：「古人道瘦硬方通神，這一路要斜道石刻，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觀。」）與霍都王子的縱橫開闔，奮袂低昂、高視闊步，目無全牛，開了個旗鼓相當，一個用白扇子，一個用筆，最後朱子柳用大篆在霍都王子扇上書下「爾乃蠻夷」四字，大敗霍都。這一戰看似武鬥，但幾千年後的今日回顧，那勝利的歡笑，不是成了破碎而沉寂嗎？那由「楷、草、碑、篆」的筆法到了今天，不是那斜落的金漆嗎？朱子柳在未戰前輕笑的一句：「敵人筆桿兒橫掃千軍，殿下來可要小心了。」這一句的自許有多少苦況？多少自嘲？還是作者自我的映照？

金庸的作品有幾部鉅著，是博大而沉哀的。像「笑傲江湖」劉正風和曲洋那「土爲知音死」的一曲，成了千古絕唱，又像那武當山下令狐冲以眼觀敵人劍法中的破綻，不動一指而破了武當「兩儀劍陣」，箇中境界如許層次，為什麼一直沒有人去發掘與研究呢？難道真的要等這一代過去後，下一代才發掘出來嗎？許多人武俠小說都是一些冗長的打鬥，但是有些名家的手裏，如古龍，他着重的只是氣氛的營造，至於真正的打鬥，往往只是兩盞黑暗的紅燈籠越來越亮，或是亭裏的煙早火紅光芒一盛，更或是刀光一閃，出擊只有一招半式，却是生平武學之所在，這已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搏擊，而是藝術與藝術之間的較量了。

又像金庸的幾部配合史實寫成的大書裏，如「書劍恩仇錄」陳家洛與乾隆觀錢塘潮漲的一幕，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整個象徵世界的架構，在那潮升潮落的一幕，那大時代裏的人物呢？那一場的象徵結構和語言的凝鍊，近代小說中，除了「老殘遊記」，是不是有其他的著作能比得上呢？而「老殘遊記」裏，何嘗不是成功在它的俠氣盎然裏呢！

，大家亦少不更有濫竽充數之作，所以武俠小說的園地更值得我們去摧揚廓清，以正視聽！在武俠小說壇中，除了本人以外，一直向少致以真實姓名發表武俠作品，部份人却怕是因為武俠小說而影響自己的清譽，而這一種能不受西洋文學侵蝕，保留文化傳統光輝的作品，却被人認為是消遣、黑色文化，以致把它們好壞不分的混為一談，這是多可惜而可悲的事啊！

我想到金庸的筆下，楊過對着獨孤求敗的劍塚的感受，在「劍塚」上刻道：「獨孤求敗既無敵於天下，乃埋劍於斯。嗚呼！羣雄束手，長劍空利，不亦悲乎？」獨孤求敗一生求不得一敗，他的第一柄神劍，「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弱冠前以之與江湖羣雄滿鋒」，「紫薇軟劍，三十歲前所用，誤傷義士不祥，乃棄之深谷」，第二柄劍居然六七十斤重，連劍尖劍鋒都不開口，刻道：「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前持之橫行天下。」第四柄劍竟然是木劍，「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而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像這種境界，楊過追思盪鉅著，我們能不能把它當作純消遣性小說來看待呢？我記得古龍的「決戰前後」名劍客西門吹雪與「白雲城主」葉孤城一戰之後，江湖無敵手，陸小鳳等一千人嘻嘻哈哈走過深夜的長街，那歡笑的聲音，隔着幾千年聽在我們的耳中，是不是已成了哀涼一片呢？……

（本篇因字數所限，只能略為觸及武俠小說，若有機會，筆者另撰寫專論，詳細討論每一個細節，或試評一些武俠鉅著，或者可以成為一部專書。我們確實需要有這一類的書面世了。）

歉意和說明

周清嘯

第二期終於出版了！我吁了一口氣，也深深地歎息着，這期竟遲出版達兩週！不少熱心的朋友紛紛來信詢問，在此我向他們致謝意和歉意，這期遲出版是因為個人功課，工作繁重，從選稿、編稿至跑工廠，皆拖去了不少日子，這責任應由我承當。

這一期收到很多作者來稿支持，我們十分感謝，但由於經濟拮据，不能增加篇幅，以致不得不把一些佳作推延至第三期，很抱歉也很遺憾。但我們仍然誠懇地向您邀稿，只要是好作品，儘管寄來。

本刊選稿的宗旨着重於提拔新秀，因為新秀是未來文壇的生力軍，而且是需要我們去發掘和鼓勵的，我們很願意從事這有意義的工作，不然，寫來寫去都是那幾個舊臉孔，文壇的前途未免要令人擔心起來了吧！希望新秀們不要怕沒有地方發表作品，寄來天狼星詩刊！

本刊的另一宗旨是介紹海外的作品，因為我們皆來自馬來西亞，當地的詩壇相當蓬勃，可惜國內的讀者很少讀到當地的詩作，因此我們每期都會刊登一些大馬的詩刊，讓國內的讀者可以一讀海外華人在當地所寫的中文詩。創刊號所介紹天狼星詩刊總社長溫任平先生，有一個小小的錯誤，溫先生出生於一九四四年而非一九四五，在此更正，並向他致歉。

「武俠小說與現代詩專輯」是企圖給武俠小說新的意義以及和現代詩的關係，我們的目的溫瑞安在「雪地之戰」已說得很明白了，不再重複。我要說的是：不管這專輯辦得如何，我們已照着自己所計劃所想的去做，至於好不好，只有靠讀者自己去評賞了。

大漢豐采!!!

大漢出版社

第一批高水準讀物預約：

鏡裏的人生

邢光祖著

定價50元 預約35元

永恒的新詩

文
豪著

定價50元 預約35元

怯寒的愛神

莎
翁著

胡品清譯 定價40元 預約28元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上冊) 黃進蓮選

定價40元 預約28元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下冊) 黃進蓮選

定價40元 預約28元

以上五本，60磅大康米色紙精印，皆由畫家楊國盛設計封面，
基調統一，而有多采多樣的演出。

即日起開始預約，十一月底截止，優待「天狼星」讀者，五本
僅收一五〇元，掛號寄書（逾期則九折優待）。

請利用郵政劃撥105229曹明帳戶